

红楼梦 俞平伯评点

〔清〕曹雪芹 著

〔清〕脂砚斋 评

下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红楼梦

下

俞平伯 评点

清曹雪芹●著 清脂砚斋●评

目 录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893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906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919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938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955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970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徵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988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1009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1018

附 录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1032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1040
第八十三回	省官闹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	1050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1060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1069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1079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1087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1096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1104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1112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1120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1127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1135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1143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1153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1161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1169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1181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1188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1195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占异兆	1202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1212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1218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鳊生大浪	痴公子馀痛触前情	1226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驄马使弹劾平安州	1233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灾患	1240
第一百七回	散馀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1247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1255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1263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1274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1282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1291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1299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1307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1313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1321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1330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警谜语妻妾谏痴人	1339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1348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1359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戚回前：此回似着意似不着意，似接续似不接续，在画师为浓淡相间，在墨客为骨肉停匀，在乐工为笙歌间作，在文坛为养局，为别调。前后文气，至此一歇。

话说鸳鸯出了角门，脸上犹红，心内突突的，真是意外之事。因想这事非常，若说出来，奸盗相连，关系人命，还保不住带累了旁人。横竖与自己无干，且藏在心里不说与一人知道。回房复了贾母的命，大家安息。从此凡晚间便不大往园中来。因思园中尚有这样奇事，俞校：从庚；原“这些奇事”。何况别处，因此连别处也不大轻走动了。原来那司棋因从小儿和他姑表兄弟在一处玩笑起住时，小儿戏言，便都订下将来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风流，常时^{俞校：从庚、晋、甲；原“时常”。}司棋回家时，二人眉来眼去，旧情不忘，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从，二人便设法，彼此里外买嘱园内老婆子们留门看道，^{俞校：从庚、晋、甲；原“留门看到”。}今日趁乱^{俞校：从庚、晋、甲；原“今日乘乱”。}方初次入港。虽未成双，却也海誓山盟，私传表记，已有无限风情^{俞校：从庚；原“无限的风情”。}了。忽被鸳鸯惊散，那小厮早穿花度柳从角门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着，又后悔不来。至次日^{俞校：从晋、甲；原“直至次日”。}见了鸳鸯，自是脸上一红一白，百般过不去。心内怀着鬼胎，茶饭无心，起坐恍惚。挨了两日，竟不听见有动静，方略放下了心。这日晚间，忽有个婆子来悄告诉他道：“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没归家。如今打发人四处找他^{俞校：从庚、晋、甲；原“四下里找他”。}呢。”司棋听了，气

个倒仰。因思道：“纵是闹了出来，也该死在一处。他是为是”俞校：从庚；原“他自为是”。

男人，先就走了，可见是个没情意的。”因此，又添了一层气。次日便觉心内不快，百般支持不住，一头睡倒，恹恹的成了大病。鸳鸯闻知

那边无故”俞校：“无故”——从庚、晋、甲；原无。走了一个小厮，园内司棋”俞校：“园内司棋”——从庚、晋、甲；原“司棋”。又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人惧罪之故，生怕我说出来，方吓

到这样。”因此”俞校：从庚、晋、甲；原“因而”。自己反过意不去，指着来望候司棋，支出人

去，反自己立身发誓，与司棋说”俞校：从庚、晋、甲；原“与司棋听，说”。：“我要告诉一个人，立刻现死现报。你只管放心养病，别白糟蹋了小命儿。”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咱们从小儿耳鬓厮磨，你不曾拿我当外人待，我也不敢待慢了你。如今我虽一着走错，你若果然不告诉一个人，你就是我亲娘一样。从此后我活一日，是你给我一日。”

俞校：“给我一日”——从庚；原“给我一日的”。

我的病好之后，把你立个长生牌位，”俞校：“长生牌位”——从晋、甲；原“灵牌”。我天天焚香礼

拜，保佑你一生福寿双全。我若死了时，变驴变狗”俞校：“变狗”——从庚、晋、甲；原“变马”。

报答你。再俗语说，千里搭长棚，”俞校：“搭长棚”——从庚；原“搭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

再过三二年，咱们都是要离这里的。俗语又说，浮萍尚有相逢日，人

岂全无”俞校：从庚；原“为人岂无”。见面时。倘或日后咱们遇见了，那时我又怎么报你的德行。”一面说，一面哭。这一席话反把鸳鸯说的心酸，也哭起来了。

因点头道：“正是这话，我又不是管事的人，何苦我坏你的声名，我白去献勤。况且”俞校：从庚、晋、甲；原“况”。这事我自己也不便开口向人说。你只

放心。从此养好了，可要安分守己，再不许胡行乱作”俞校：“胡行乱作”——从庚、晋；原“行”。

了。”司棋在枕上”俞校：从庚、甲；原“枕边”。点头不绝。

鸳鸯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来。因知贾琏不在家中，又因这两日

见凤姐声色怠惰了好些，”俞校：“好些”——从庚傍改“他”改“好”；原“些”。不似往日一样，因顺路

儿也来望候。因进入凤姐院门，”俞校：“院门”——从庚、晋；原“院中来”。二门上的人见是他

来，便立身待他进去。鸳鸯刚至堂屋中，”俞校：从庚；原“刚入堂屋中”。只见平儿从里

间出来，见了他来，便忙上来悄声笑道：“才吃了一口饭，歇了午觉。

你且这屋里略坐坐。””俞校：“这屋里略坐坐”——从晋、甲；原“别屋里坐著”。鸳鸯听了，只得同平儿到东

边房里来。小丫头^{俞校：从庚、晋、甲；原“小丫头子”。}倒了茶来。鸳鸯因悄问：“你奶奶这两日是怎么了？我看他^{俞校：从庚；原“我只看他”。}懒懒的。”平儿见问，因^{俞校：“平儿见问，因”——从庚、晋、甲；原“平儿见”。}房内无人，便叹道：“他这懒懒的也不止今日^{俞校：从庚、晋、甲；原“不止一日”。}了，这有一月之先^{俞校：从庚、晋、甲；原“一月之前”。}便是这样。又兼这几日忙乱了几天，又受了些闲气，从新又勾起来，这两日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持不住，便露出马脚来了。”鸳鸯忙道：“既这样，怎么不早请大夫来治？”^{俞校：“早请大夫来治”——从庚；原“请大夫治呢”。庚“早”下又傍添“些”。}平儿叹道：“我的姐姐，你还不知道他那脾气的！别说请大夫来吃药，我看不过，白问一声儿身上觉怎么样，^{俞校：“觉怎么样”——从庚；原“这样”。}他就动了气，反说我咒他病了。饶这样，天天还是查三访四，自己再不肯^{俞校：“再不肯”——从庚；原“再不”。}看破些，且养身子。”鸳鸯道：“虽然如此，到底该请大夫来瞧瞧^{俞校：“来瞧瞧”——从庚、晋、甲；原“瞧瞧”。}是什么病，也都好放心。”平儿叹道：“说起病来，据我看也不是什么小症候。”鸳鸯忙道：“是什么病呢？”平儿见问，又往前^{俞校：“平儿见问，又往前”——从庚、晋、甲；原“平儿往前又”。}凑了一凑，向耳边说道：“只从^{俞校：从庚；原“是从”。}上月行了经之后，这一个月竟沥沥淅淅的^{俞校：从庚、晋、甲；原“沥沥淅淅”。}没有止住。这可是大病不是？”^{俞校：从庚、晋、甲；原下有“大病”。}鸳鸯听了，忙答道^{俞校：原“忙道”；晋、甲“忙”。}：“暖哟！依你这话，这可不了血山崩^{俞校：从庚、晋、甲；原“血崩”。}了。”平儿忙啐了一口，^{俞校：从庚、晋、甲；原“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女孩儿家，这是怎么说的！^{俞校：“怎么说的”——从庚；原“怎么说，你”。}倒会咒人呢。”鸳鸯见说，不禁红了脸，又悄笑道：“究竟我也不知什么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姐不是害这个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么病，因无心中听见妈和亲家妈^{俞校：从庚、晋、甲；原“亲家娘”。}说，我还纳闷。后来也是听见妈细说原故，才明白了一二分。”平儿笑道：“你知道，我竟也忘了。”^{俞校：“竟也忘了”——从庚、晋；原“也竟忘了”。}二人正说着，只见小丫头进来向平儿道：“方才朱大娘又来了，我们回了他奶奶才歇午觉，^{俞校：从庚、晋、甲；原“才午觉”。}他往太太上头去了。”平儿听了点头。鸳鸯问：“那一个朱大娘？”平儿道：“就是官媒婆那朱嫂子。因有什么孙大人家来和咱们求亲，所以他这两日天天弄个帖

子来赖死赖活。”俞校：“赖死赖活”——从庚傍改（“活”傍添）；原“赖死”。

一语未了，小丫头跑来说：“二爷进来了。”俞校：“小丫头跑来说：二爷进来了”——从庚、晋；原“小丫头跑进来说：二爷来了”。说话之间，贾琏也走至堂屋门，口内唤平儿。平儿答应着才迎出来，俞校：“才迎出来”——原“才要出来”；庚“才迎出”，下傍添“去”；晋、甲“忙迎出来”。今改“迎”字。贾琏已找至这间房内。来至门前，俞校：从庚、晋、甲；原“来至门口”。忽见鸳鸯坐在炕上，便煞住脚，笑道：“鸳鸯姐姐，今儿贵脚”俞校：从庚、晋、甲；原“贵体”。踏贱地。”鸳鸯只坐着，笑道：“来请爷、奶奶的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觉的睡觉。”贾琏笑道：“姐姐一年到头辛苦伏侍老太太，我还没看你去，那里还敢劳动来看我们。——正说巧的很，我才要找姐姐去。因为穿着这袍子热，先来换了夹袍子，”俞校：“夹袍子”——从庚；原“袍子”。再过去找姐姐。俞校：“找姐姐”——从庚；原“找姐姐去”。不想天可怜，省我走这一趟，姐姐先在这里等我了。”一面说，俞校：“一面说”——从庚、晋、甲；原无。一面在椅上坐下。俞校：“椅上”——从庚；原“椅子”。鸳鸯因问：“又有什么说的？”贾琏未语先笑道：“因有一件事，”俞校：从庚、晋、甲；原“有一件事”。我竟忘了，只怕姐姐还记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个外路和和尚来，俞校：“外路和和尚来”——从庚、甲；原“外路来的和尚”。孝敬一个蜡油冻的佛手，俞校：从庚、晋、甲；原“孝敬了一个蜡油冻的佛手”。因老太太爱，就即刻拿过来摆着了。俞校：“摆着了”——从庚、晋、甲；原“摆了”。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看古董帐上还有这一笔，却不知此时这件，俞校：“这件”——从甲；原“这件东西”。着落何方。古董房里，俞校：从庚、晋、甲；原“古董房”。的人也回过我两次，俞校：从庚、晋、甲；原“多次”。等我问准了，好注上一笔。所以我问姐姐，如今还是老太太摆着呢，还是交到谁手里去了呢？”鸳鸯听说，便道：“老太太摆了几日，”俞校：从庚、晋、甲；原“摆了几天”。厌烦了，就给了你们奶奶。你这会子又问我来。我连日子还记得，还是我打发了，俞校：从庚、晋、甲；原“打发”。老王家的送来的。从庚傍添（“的”）傍添）；原“送来”。你忘了，或是问问你们奶奶和平儿。”平儿正拿衣服，听见如此说，忙出来回说：“交过来了，现在楼上放着呢。奶奶已经打发过人出去说过，给了这屋里，”俞校：从庚；原“给了这屋里了”。他们发昏没记上，又来叨登这些没要紧的事。”贾琏笑道：“既然给了你奶奶，我怎么不知道，你们就昧下了！”平儿道：“奶奶告诉二爷，二爷还要送人，奶奶

不肯，好容易留下的。这会子自己忘了，倒说我们昧下。那是什么好东西，什么没有的物儿！比那强十倍的东西也没俞校：从庚、晋、甲；原“也没有”。昧下一遭儿，这会子爱上那俞校：“爱上那”——从庚、晋；原“又爱上那”。不值钱的！”贾琏垂头含笑，想了一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涂了。丢三忘四，惹人抱怨，竟不大像先了。”鸳鸯笑道：“也怨不得。俞校：从庚、晋、甲；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杂，你再喝上两杯酒，那里清楚的许多。”一面说，一面就起身要去。贾琏忙也立身说道：“好姐姐，再坐一坐，俞校：从庚；原“再坐坐”。兄弟还有事。俞校：从庚；原“还有一事”。相求。”说着，便骂小丫头俞校：从庚、晋、甲；原“小丫头子”。：“怎么不沏好茶来！快拿干净盖碗，把昨儿进上的新茶沏一碗来。”说着，向鸳鸯道：“这两日，因前日俞校：“因前日”——从庚、晋；原无。老太太的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银子都使了。几处房租地稅俞校：“地稅”——从庚；原“地租”。通在九月才得，这会子竟接不上。明儿还要送俞校：“还要送”——从庚傍改（“下”改“还”）；原“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还有几家红白大礼，俞校：“几家红白大礼”——从庚、晋、甲；原“几家的红白大事”。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用，一时难去支借。俗语说，求人不如求己。说不得，俞校：从庚、晋、甲；原“上有‘可怎样呢’”。姐姐担个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俞校：从庚、晋、甲；原“用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不上半年俞校：从庚；原“不上半个月”。的光景，银子来了，我就赎了交还，断不能叫姐姐落不是。”鸳鸯听了，笑道：“你倒会变法儿，亏你怎么想了。”俞校：从庚、晋、甲；原“怎么想来”。贾琏笑道：“不是我扯谎，若论除了姐姐，也还有人手里管的起千数两银子的；俞校：“千数两银子的”——从庚；原“千数两银子的”。只是他们为人俞校：从庚、晋、甲；原“他们的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俞校：从庚、晋、甲；原“有胆气”。我和他们一说，反吓住了他们。所以我宁撞金钟一下，不打破鼓三千。”一语未了，忽有贾母那边俞校：从庚；原“贾母处”。小丫头子忙忙走来找鸳鸯，说：“老太太找姐姐半日，俞校：“半日”——从庚；原“这半日”。我们那里没找到，却在这里。”鸳鸯听说，忙的且去见贾母。

贾琏见他去了，只得回来。俞校：“只得回来”——从庚、晋、甲；原“回来”。瞧凤姐。谁知凤姐已醒了，俞校：从庚、晋、甲；原“早已醒了”。听他和鸳鸯借当，自己不便答话，只躺在榻上。俞校：从庚、

晋、甲；原“炕上”。听见鸳鸯去了，贾琏进来，凤姐因问道：“他可应准了？”俞校：“应准”

了”——从庚、晋、甲；原“应了”。贾琏笑道：“虽然未应准，却有几分成手，须得你晚上再

和他一说就十成了。”俞校：从庚、原“十分成了”。凤姐笑道：“我不管这事。倘或说准

了，这会子俞校：从庚、晋、甲；原“这会”。说得好听，俞校：从庚、原“说的好听”。有了钱的时节，你就丢在脖子后头了。谁和你打饥荒去！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这几年的

的脸面都丢了。”贾琏笑道俞校：从晋、甲；原“贾琏道”：“好人，你若说定了，我谢你如何？”凤姐道：“你说，谢我什么？”贾琏笑道：“你说要什么，就有什么。”平儿在旁笑道：“奶奶倒不要谢的。昨儿正说要做一件什么事，却少一二百银子使，不如借了来，奶奶拿一二百银子，岂不两全其美。”凤姐笑道：“幸亏提起我来。就是这样也罢。”俞校：“也罢”——从庚、原“罢了”。贾琏

笑道：“你们太也狠了。”俞校：“太也狠了”——从庚、晋、甲；原“也太狠了”。你们这会子，别说一千两

俞校：从庚、晋、甲；原“一千两银子”。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三五千，俞校：从庚、晋、甲；原“三五千两”。只怕也难

不倒。我不和俞校：从庚、晋、甲；原“你，不合”。你们借就罢了。这会子烦你说一句话，

还要个利钱，俞校：从晋、甲；原“还要利钱”。真真了不得。”凤姐听了，翻身起来说道：“我有三千五万，不是赚的你的。如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背着我嚼说我的不少，就差你来说了。可知没家亲引不出外鬼来。我们王家可那里来的钱，都是你们贾家赚的！别叫我恶心了。你们看着你家什

么。俞校：“你家什么”——从晋、甲；原“你们”。石崇、邓通！把我王家的俞校：“我王家的”——从庚、晋、甲；原“王家”。地缝子

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了。”俞校：“过一辈子了”——从晋、原“过一辈子的了”。说出来的话也不

怕臊。现有对证，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看，比一比。俞校：“细看看，比一比”——从庚、晋、甲；原“细细的看看比”。你们，们”。今改“你们”。那一样

俞校：从庚、晋、甲；原“那一样儿”。是配不上你们的。”俞校：“配不上你们的”——从晋、原“配不上的”。贾琏笑道：“说句玩话儿，就急了。这有什么

这样的！要使俞校：从庚、原“你要使”。一二百两

俞校：从庚、晋、甲；原“一二百”。银子值什么，多的没有，这还有。先拿进来，你使了再说如何？”凤姐道：“我又不等着街口垫背，俞校：从庚、晋、甲；原“含口垫背”。忙了什么？”贾琏道：“何苦来！”俞校：从庚、晋、甲；原“何苦来这么著”。

不犯着这样肝火盛。”俞校：“这样肝火盛”——从庚、晋、甲；原“这么肝火盛”。凤姐听了，又自笑起来。俞校：从庚、原

“又自笑”道：“不是我着急，你说的话戳人的心。我因为我想着”——从俞校：“我想着”——从

庚；原“想”著”。后日是尤二姐的周年，我们好了一场，杨双：奇想，奇文。虽不能别的，到底给他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他虽没留下个男女，也不要

俞校：原“不要”；庚、晋“也要”；“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才是。”俞校：“才是”——从甲“也别要”。今改“也不要”。

一语俞校：从庚；原“这一语”。倒把贾琏说没了话，低头打算了半晌，方道：“难为你

俞校：“打算了半晌，方道：难为你”——从庚；原“打算半晌，方说道：难为你想着”。

想的周全，我竟忘了。既是后日才用，若明日俞校：“若明日”——从庚、晋、甲；原“明日”。得了这个，你随便使多少就是了。”

一语未了，只见旺儿媳妇走进来。凤姐问道：“可成了没有？”旺儿媳妇道：“竟不中用。我说须得奶奶作主就成了。”贾琏便问：“又

是什么事？”凤姐儿见问，便说道俞校：“凤姐儿见问，便说道”——从庚、甲；原“凤姐便道”。

：“不是什么大事。旺儿有个小子，今年十七岁了，还没得女人，因要求太太房里俞校：从晋、甲；原“太太心里”——从俞校：“太太心里”——从庚、晋、甲；原“太太”。怎么样，就没有计较得。前日太太见彩霞大了，二则又多病多灾的，因此开恩，打发他出去了，给他老子娘随便自己拣女婿去罢。因此旺儿媳妇来求我。

我想他两家也就算门当户对的，一说去自然成的，俞校：“自然成的”——从庚、晋、甲；原“自然

成的”了”。谁知他这会子来了，说不中用。”贾琏道：“这是什么大事，比彩霞

好的多着呢。”旺儿家的陪笑道：“爷虽如此说，连他家还看不起我们，别人越发看不起我们了。好容易相看准一个媳妇，我只说求爷、

奶奶的恩典，替作成了；俞校：从庚、晋、甲；原“替我做成了”。奶奶又说他必肯的，我就烦了

人走过去俞校：“走过去”——从俞校：“试一试”——从庚、晋、甲；原“一试”。谁知白讨了个俞校：从

原“白讨了一个”。没趣。若论那孩子倒好，据我素日俞校：从庚、晋、甲；原“与我素日”。合意儿试他，

俞校：“试他”——从俞校：从庚、晋、甲；原“他心内”。他心里俞校：“是”。

没有甚说的，只是他老子娘两个老东西太心高了些。”一语戳动了凤姐和贾琏。凤姐因见贾琏在此，且

不作一声，只看贾琏的光景。贾琏心中有事，那里把这点子事放在

心里；俞校：从庚、晋、甲；原“放在心上”。待要俞校：从庚、晋、甲；原“待若”。不管，只是看着他是凤姐儿的陪

房，且又素日出过力的，脸上实在过不去，俞校：“实在过不去”——从庚、晋、甲；原“过不去”。因说

道：“什么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你放心且去。我明儿作媒，打发

两个有体面的人，一面说，一面带着定礼去，就说我的主意。俞校：“有体面的”

人”至“我的主意”——从庚、晋、甲；原“有体面的带著定礼，就说我的话”。他十分不依，叫他来见我。”旺儿家的看着

凤姐，凤姐便俞校：“旺儿家的看着凤姐，凤姐便”——从晋、甲；原“凤姐看著旺儿家的便”。扭嘴儿。俞校：从庚；原“扭嘴”。旺儿家的

会意，忙爬下就给贾琏磕头谢恩。贾琏忙道：“你只给你姑娘磕头。

我虽如此说了这样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发个人，俞校：从庚；原“打发个人去”。叫他

女人上来，俞校：从庚、晋、甲；原“叫他女人来”。和他好说更好些。虽然他们必依，这事也不可

霸道。俞校：“霸道”——从庚；原“太霸”。了。”凤姐忙道：“连你还这样开恩操心，俞校：从庚、晋、甲；原“施恩操心”。

呢，我倒反。俞校：从庚；原“反倒”。袖手旁观不成！旺儿家的，你听见了？说了这事，你也忙忙的给我完了事来，说给你男人，外头所有的帐，一概赶

今年。俞校：“赶今年”——从庚、晋、甲；原“都赶今年”。年底下了收了进来，少一个钱我也不依的。

俞校：“不依的”——从庚；原“不依”。我的名声，俞校：从庚、晋、甲；原“声名”。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

呢。”旺儿媳妇笑道：“奶奶也太胆小了。谁敢议论奶奶！若收了时，

公道说，我们倒还。俞校：“倒还”——从庚；原“还”。省些事，不大得罪人。”凤姐冷笑道：

“我也是一场痴心白使了。我真个的，俞校：“真个的”——从庚；原“真果的”。还等钱作什么，

不过为的是日用，出的多，进的少。这屋里有的没的，我和你姑爷一

月的月钱，俞校：“月钱”——从庚、晋、甲；原“钱”。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通共一二十两银子，

还不够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早不知道。俞校：从庚；原“早不知过”。

到什么破窑，俞校：从庚、晋、甲；原“破窑子”。里去了。如今倒落了一个，俞校：“落了一个”——从庚、晋、甲；原“落了个”。

放帐破落户的名儿。庚双：可知放帐乃发。所谓“此家儿知耻恶”之事也。既这样，我就收了回来。我

比谁不会花钱，咱们以后就坐着花，到多早晚是多早晚。俞校：“到多早晚是多早

晚”——从庚；原“花”。这不是样儿，俞校：从庚、晋、甲；原“这不是样儿么”。老太太生日，俞校：从庚；原“前儿到多早晚儿再说”。老太太急了两个月，想不出法儿来；还是我提了一句，后楼上现有

些，俞校：“现有些”——从庚、晋、甲；原“有那”。没要紧的大铜锡家伙，俞校：“家伙”——从庚；原“器”。四五箱子，拿去

算了。俞校：从庚；原“拿出来弄了”。三百银子，才把太太遮羞礼儿，俞校：从庚、晋、甲；原“遮羞的礼儿”。搪过去了。

我是你们知道的，那一个金自鸣钟卖了五百六十两，俞校：从庚、晋、甲；原“五百六十四

两”。

银子，没有半个月，大事小事没有十件，俞校：从庚；原“大事小事倒有十来件”。白填在里头。

今儿外头也短住了，不知是谁的主意，搜寻上老太太了。明儿再过一年，俞校：“再过一年”——从庚、晋、甲；原“再过几年”。各人搜寻到头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儿媳

妇笑道：“那一位太太、奶奶，俞校：从庚、晋、甲；原“奶奶、太太”。的头面衣服折变了不够过一辈子的，只是不肯罢了。”庚双：闲语补出近日诸事。凤姐道：“不是我说没了能耐，俞校：从晋、甲；

原“能奈”。的话。要像这样，我竟不能了。昨儿晚上忽然作了一个梦，说来也可笑。俞校：“也可笑”——从庚、晋、甲；原“也好笑”。庚双：反说“可笑”，妙甚！若必以此梦为凶兆，则思返落套，非红楼之梦矣。梦见一个

人虽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庚双：是以前授方相之旧，数十年后矣。找我。问他作什么，他说娘娘打发他来，俞校：从庚、晋、甲；原“打发来”。要一百疋锦。我问他是那一位娘娘，俞校：从庚、晋、甲；原“那位娘娘”。

他说的，俞校：从庚、晋、甲；原“他说”。又不是咱们家的娘娘。我就不肯给他，他就上来夺。正夺着，就醒了。”庚双：妙！实家常触景闲梦，必有之理，却是江淹才尽之兆也，可伤。旺儿家的说道

俞校：从庚、晋、甲；原“笑道”。：“这是奶奶，俞校：从晋、甲；原“这是奶奶的”。日间操心，常应候宫里的事。”庚双：淡淡抹去，妙！

一语未了，人回：“夏太府打发了一个小内家，俞校：从庚、晋、甲；原“小太监家”。来说话。”贾琏听了，忙皱眉道：“又是什么话！一年他们也搬够了。”凤姐道：“你藏起来，等我见他。若是小事罢了，若是大事，我自有话回他。”贾琏便躲入内套间，俞校：“内套间”——从庚、晋、甲；原“套间”。去。这里凤姐命人带进小太

监来，让他椅子上坐，吃了茶。俞校：“椅子上坐，吃了茶”——从庚、晋、甲；原“椅上坐，吃茶”。因问何事。那小太监便说：“夏爷爷因今年，俞校：从庚、晋、甲；原“今年”。偶见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两银子，打发我来问舅奶奶家里，有现成的银子暂借一二

百，俞校：从庚、晋、甲；原“一二百两”。过一两日，俞校：从庚、晋、甲；原“过几天”。就送过来。”庚双：可谓“蜜（密）处不用针”。凤姐儿听了，俞校：从庚、晋、甲；原“凤姐见说”。笑道：“什么是送过来！有的是银子，只管先兑了去。改日等我们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样。”小太监道：“夏爷爷还说了，上两回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没送来，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齐都

送过来。”俞校：“一齐都送过来”——从庚、晋、甲；原“都一齐送了过来”。凤姐笑道：“你夏爷爷，俞校：从庚、晋、甲；原“你夏爷”。好小器，这也值得，俞校：从庚、晋、甲；原“这也”。提在心上！我说一句话，不怕他多心，若都这样记清了，俞校：从庚、晋、甲；原“若是这样记的清”。还我们，不知还了多少了。只怕没有，若

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儿媳妇来，出去

俞校：“出去”——从庚、晋、甲；原无。

不管那里，先

支二百两银子来。旺儿媳妇会意，因笑道：“我才因

俞校：“因笑道；我才因”——从庚、晋、

甲；原“说；我才到”。别处支不动，才来和奶奶支的。”凤姐道：“你们只会里头来要

钱，叫你们外头弄去就不能了。”说着，叫平儿：“把我那个金项圈拿出去，暂且押四百两银子。”平儿答应着，去了半日，果然拿了一个锦

盒子来，里面两个锦袱包着。打开时，

俞校：从庚、晋、甲；原“打开是”。

一个金累丝攒珠的，那珍珠都有莲子大小；一个点翠嵌宝石的：两个都与宫中之物不

离上下。

庚双：是太监眼中看、心中评。

一时拿去，果然拿了四百两银子来。凤姐命与小

太监打叠起一半来。

俞校：“一半来”——原“一半”；庚“一半”——原“月来”。“月”傍改“银子”。今增“来”。

俞校：从晋、甲；原“那一半人命”。

与了旺儿媳妇，命他拿去办八月中秋节。

俞校：“中秋节”——从庚；原“中秋的节礼”。

庚双：过下伏脉。

那小太监便告辞，凤姐命人替他拿着银子，送出大门去了。这里贾琏

出来笑道：“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凤姐笑道：“刚说着，就来了一股

子。”贾琏道：“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我略应的慢了些，他就不

自在。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这会子再发个

俞校：从甲；原“再发”。

俞校：三二百万从庚、

晋、甲；原“三二万银子”。的财就好了。”一面说，

俞校：从庚、晋、甲；原“一面说话”。

一面平儿伏侍凤姐另洗了面，更衣往贾母处去伺候晚饭。

这里贾琏出来，刚至外书房，忽见林之孝走来。贾琏因问何事。

林之孝说道：“方才听得

俞校：从庚；原“方才听得”。

雨村降了，却不知因何事，只怕

未必真。”贾琏道：“真不真，他那官儿也未必保得长。

俞校：从庚；原“保的长”。

只怕将来有事，

俞校：“只怕将来有事”——从晋、甲；原“将来有事只怕未必不连累”。

咱们宁可疏远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尝不是，只是一时难以疏远。如今东府大爷和他更好，老爷

又喜欢他，时常来往，那个不知。”

俞校：从庚、晋、甲；原“那一个不知”。

贾琏道：“横竖不和他谋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听真了，是为什么。”

俞校：“打听真了，是为什么”——从庚、晋、甲；原

“打听真是为了什么”。林之孝答应了，却不回身，

俞校：“回身”——原“动身”；庚“同心”，傍改“去回身”。今改“回身”。

坐在下面椅子上，且说些闲话。因又说起

俞校：从庚、晋、甲；原“因又说些”。

家道艰难，便趁势又说：“人口太重了。

俞校：“太重了”——从庚、晋；原“太众了”。

不如拣个空日，

俞校：“拣个空日”——从晋、甲；原“减些好”。

回

明^{俞校：从庚、晋、甲；原“回回”}。老太太、老爷，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一则他们各有营运，二则家里一年也省些口粮月钱。再者里头的姑娘也太多。俗语说，一时比不得一时。如今说不得先时的例了，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该使八个的使六个，该使四个的便使两个。若各房算起来，一年也可以省得许多^{俞校：从庚、甲；原“省许多”}。月米月钱。况且里头的女孩子们一半都太大了，也该配人的配人。成了房，岂不又^{俞校：从庚、晋、甲；原“岂”}孳生^{俞校：从晋；原“滋生”}。出人^{俞校：从庚、晋、甲；原“岂”}来。”贾琏道：“我也这样想着。只是老爷才回家来，多少大事未回，那里议到这个上头。前儿官媒拿了个庚帖来求亲，太太还说老爷才来家，每日欢天喜地的说骨肉完聚，^{俞校：从庚、晋、甲；原“团聚”}。忽然就提起这事，恐老爷又伤心，所以且不叫提这事。”林之孝道：“这也是正理。太太想的周到。”^{俞校：从庚；原“二爷想的到”}。贾琏道：“正是，提起这话，我想起一件事来。我们旺儿的小子，要说太太房里^{俞校：从庚；原“太太屋里的”}彩霞。他昨儿求我，我想什么大事，不管谁去说一声去。这会子有谁闲着，^{俞校：“有谁闲着”——从庚；原“谁闲著”}。我打发个人去说一声，就说我的话。”^{俞校：“就说我的话”——从庚、晋、甲；原下有“就是了”}。林之孝听了，只得应着，^{俞校：“只得应着”——从庚；原“答应著”}。半晌笑道：“依我说，二爷竟别管这件事。旺儿的那小儿子，^{俞校：“小儿子”——从庚；原“小子”}。虽然年轻，在外头吃酒赌钱，无所不至。虽说都是奴才们，到底是一辈子的事。^{俞校：“一辈子的事”——从庚、晋、甲；原“一辈的事”}。彩霞那孩子这几年我虽没见，听得越发出挑的好了，何苦来白糟蹋一个人。”^{俞校：“白糟蹋一个人”——从庚、晋、甲；原“白糟蹋他做什么”}。贾琏道：“他小儿子^{俞校：从庚、甲；原“他小子”}。原会吃酒不成人！”林之孝冷笑道^{俞校：“冷笑道”——从庚；原“道”}：“岂止吃酒赌钱，在外头无所不为。我们看他是奶奶的人，^{俞校：从庚；原“奶奶的陪房”}。也只见一半不见一半罢了。”贾琏道：“我竟不知道这些事。既这样，那里还给他老婆！且给他一顿棍，^{俞校：从庚、晋、甲；原“一顿棍子”}。锁起来，再问他老子娘。”林之孝笑道：“何必在这一时。[即]是错，也^{俞校：“[即]是错也”——原“那是我错了”；庚“那是错也”，俱点去。今改“即是错，也”}。等他再生事，我们自然回爷处治。如今且恕他。”贾琏不语。一时，林之孝出去。晚间凤姐^{俞校：从庚、}

晋、甲；原“凤姐晚间”。^{俞校：“说媒”——从庚、晋、甲；原“说”。}已命人唤了彩霞之母来说媒。彩霞之母满心

纵不愿意，^{俞校：“彩霞之母满心纵不愿意”——从庚、晋、甲；原“他总不愿意”。}见凤姐亲自和他说，何等体面，^{庚双：今时}

人因图此现在体面，误了多少女儿。此正是回（为）^{俞校：“应了出}今时女儿一笑（哭）。便心不由意的满口应了出去。^{去”——从庚、}

晋、甲；原“应承出来”。凤姐问贾琏可说了没有，贾琏因说^{俞校：从庚、晋、甲；原“贾琏因说道”。}：“我原要说的，

打听得知^{俞校：从庚、晋、甲；原“打听”。}他小儿子大不成人，^{俞校：从庚、晋、甲；原“太不成人”。}故还不曾说。

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两日，再给他^{俞校：“再给他”——从庚、晋、甲；原“给他”。}老婆不迟。”凤姐

听说，便说^{俞校：从庚、晋、甲；原“便说道”。}：“你听见谁说他不成人？”贾琏道：“不过是家里的人，还有谁。”凤姐笑道：“我们王家的人，连我还

不中你们的意，^{俞校：“你们的意”——从庚、甲；原“你的意”。}何况奴才呢！我才已和他娘说了，他娘已经欢天喜

地应了，难道又叫进他来，^{俞校：“叫进他来”——从庚、甲；原“叫他来”。}不要了不成？”贾琏道：“既

你说了，^{俞校：从庚、甲；原“你既说了”。}又何必退。明儿说给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

这里说话不提。

且说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择人，心中虽是与贾环有旧，尚未

作准。^{俞校：“作准”——从庚、晋、甲；原“准”。}今日又见旺儿每每来^{俞校：从庚、甲；原“每每”。}求亲，早闻得旺

儿之子酗酒赌博，而且容貌丑陋，一技不知，自此^{俞校：“一技不知，自此”——从庚、晋、甲；原“无”。}心中

越发懊恼。生恐旺儿仗凤姐之势，一时作成，终身为患，不免心中急

躁。遂至晚间，悄命他妹子小霞^{庚双：霞大小，奇奇怪怪之文，更觉有趣。}进二门来找赵姨娘，

问个端的。赵姨娘素日深与^{俞校：“深与”——从庚、晋、甲；原“与”。}彩霞契合，巴不得与了贾

环，方有个膀臂，不承望王夫人放了出去。^{俞校：从庚、晋、甲；原“又放了出去”。}每唆^{俞校：从庚、晋、甲；原“每日调唆”。}

贾环去讨，一则贾环羞口难开，二则贾环也不大甚在意，——不

过是个丫头，他去了，^{俞校：“他去了”——从庚、晋、甲；原“无”。}将来自然还有，^{俞校：“自然还有”——从庚、晋、甲；原“还有”。}

^{庚双：这是世人之情，亦是丈夫之情。}遂迁延住^{俞校：“遂迁延住”——从庚、晋、甲；原“迁延著”。}不说，意思便丢开手。无奈

赵姨娘又不舍，又见他妹子来问，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贾政。^{庚双：这是使[人]想}

不到之文，却是^{俞校：“忙什么”——从庚、晋、甲；原“忙甚么”。}贾政因说道：“且忙什么。”等他们再念

一二年书，再放人不迟。我已经看中了两个丫头，一个与宝玉，一个

给环儿，只是年纪还小，又怕他们误了书，所以再等一二年。”^{庚双：妙文。又}

写出贾老儿女之情。细思一部书总不写贾老，
则不然（成）文，若不如此写，则又非贾老。

赵姨娘道：“宝玉已有了二年了，老爷还不知道？”俞校：“还不知道”——从庚；原上有“难道”。贾政听了，忙问道：“谁给的？”俞校：从庚；原“是谁给的”。

赵姨娘方欲说话，俞校：“方欲说话”——从庚；原“才欲说”。只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惊不小。俞校：“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从庚；原无。要知端的，且听俞校：“且听”——从庚；原无。下回分解。

蒙回后：夏雨冬风，常不解其何自来，何自去。鸳鸯与司棋相哭发誓，事已瓦解冰消，及平地风波一起，措手不及，亦不解何自来，何自去。